



宣教家庭的建立與事奉

江榮義

臺灣浸信會神學院宣教系專任教授

宣教士在工場的事奉，與在本地作牧者不同。今日華人教會裡的牧者，大多是一個人任在教會裡事奉，師母另有工作。在宣教工場上，不只是宣教士單獨作工，而是整個家庭構成一個單位，所有成員一起作工，他們的生活都成為基督的見證。以下從靈命、呼召、生活三方面來申述同心事奉的重要：

在靈命上的建立

一．靈命的重要

宣教士的靈命，是非常重要的課題，宣教士夫妻有美好的靈命是宣教的動力，沒有好的靈命就不可能有好的宣教，要同有聖靈的感動，使工作發揮果效，戴德生（James Hudson Taylor）說：「同心的同工，使工作發展；不同心的同工，使靈命增長。」這是對有美好靈命的同工而言，如果靈命不好，又不同心，那真的是「同攻」了。若是如此鐵磨鐵，惟靠禱告的力量。

宣教不可能一個走在前，一個走在後，要同心才能同行，要同心也要有美好的靈命。所謂同感一靈，靈裡合一的事奉，是最美最甘甜的事奉。



威廉·克里（William Carey）一直都有很清楚的異象要向印度人傳福音，但是他太太一直在反對，一直抱怨，到後來甚至發瘋死了；雖然最後他們的工作還是成功了，但是這裡面的殺傷力非常大。這種不同心，在宣教工場是大攔阻，宣教士要避免這種現象發生。

其次，若在本國事奉，沒有聖靈充滿，還可以混過去；但在宣教工場，沒有聖靈的充滿，還沒有開始工作，自己就先垮下來。今日，一些專業帶職事奉的宣教士，他們的專業都非常強，不論是電腦、醫學常識、慈善工作的能力都很好，但他們過於專注專業，疏忽了靈命。當你靈命枯乾的時候，艱難的生活、頑梗的福音對象，令你產生討厭，就漸漸的不愛他們，無法饒恕他們了。

二·同心建立

我們要向戴德生和馬利亞·簡·戴爾（Maria Jane Dyer）學習，他們夫妻非常恩愛，彼此同心走天路；一方面馬利亞比戴德生更早來到中國，她是跟著父母來到中國，對中國的文化語言都已經先適應好了，後來與戴德生結婚，就成了戴德生最知心的同工，最好的安慰者、鼓勵者。

戴德生和馬利亞非常恩愛的主要原因，相信在於戴德生非常懂得把從神那裡領受的亮光、心裡的感受，向馬利亞分享，而馬利亞也很會欣賞和鼓勵她的丈夫，他們的溝通一直保持緊密。在



宣教工場裡，夫妻二人同心事奉是非常重要的，因為妻子沒有甚麼別的靠山，只有靠丈夫；丈夫也沒有甚麼別的人可以靠，只有靠太太。

筆者與內人都非常注重靈修生活，二人在靈裡彼此砥礪。內人很喜歡查考《聖經》，帶領當地的婦女查考神的話。筆者則每天清晨帶領門徒靈修禱告，晚上帶領同工一起查考《聖經》，一個禮拜有十四堂查經，所以筆者看靈修是極為重要，否則一切的工作很難有果效了。筆者在想，宣教成功最主要的因素，除了建立門徒的美好靈命外，夫妻二人同心彼此建立也很重要。

我們回國述職的時候，反而變得比較獨立，因為各自都忙著找自己的家人，自己的老朋友，夫妻彼此溝通的機會反而減少。我們在非洲的時候，比較會相依為命，互相倚靠。夫妻有美好的靈命是事奉成功最主要因素。

同感一靈的呼召

一．家庭的培育

前去宣教工場，夫妻必須有共同的呼召，如果對方還沒有感動的話，就要禱告一段時間，不是出於勉強，等他自己情願。



筆者的跨文化思想是從甚麼時候開始的呢？可以說從小就孕育的。筆者生在一個臺灣牧師的家庭，父親在日本東京神學大學就讀，母親則是藥劑師；從臺灣文化到日本文化，是跨文化。在臺灣還沒有光復以前，父親也曾向王明道學習，又讀賈玉銘的靈修神學院，那是大陸文化。父母回到臺灣後，尋找事奉的機會，那時平地教會多半都已經有傳道人，但原住民的教會很缺乏人。於是，父親就在原住民當中作跨文化事奉，將近九年的時間，母親也非常支持。記得小時候經常跟著爸爸到花蓮天祥太魯閣，有時甚至要爬猴子橋，才可到原住民的教會。他們很熱心的接待，全村人圍繞著我們，在他們當中，筆者就好像一位小宣教師。

至於到非洲宣教的呼召，是在高中的時候開始的。爸爸常常鼓勵我要多看宣教偉人的傳記，那時我讀了戴德生、宋尚節、孫大信（Sadhu Sundar Singh）、戴維·利文斯通（David Livingstone）、艾伯特·史懷哲（Albert Schweitzer）、查爾斯·湯姆斯·施達德（Charles Thomas Studd）、喬治·萊斯里·馬偕（George Leslie Mackay）等，還有非洲王子塞繆爾·卡布·莫里斯（Samuel Kaboo Morris）的傳記；當時心裡很有感動，若蒙神呼召前去非洲，也願意去。由此可見，宣教士子女作跨文化事奉的，倒是不難發生；若是父母同心培育，一旦蒙神呼召，踏上跨文化之路便更容易了。



二·同感一靈

筆者在臺灣浸信會神學院畢業後，到新加坡進修，把自己放在一個完全講英文的神學院，期望把英文學好。有一天女朋友來信說，她有感動到非洲宣教，問筆者有沒有。筆者回覆說，雖然念高中的時候曾有過，但現在要好好禱告尋求神的帶領。於是筆者就在那年的農曆新年前後，花一段時間禁食禱告，求神指示前面的道路，神就藉著靈修的經文對我說：「我從起初指明末後的事，從古時言明未成的事說：我的籌算必立定，凡我所喜悅的，我必成就。我召鷲鳥從東方來，召那成就我籌算的人從遠方來。我已說出，也必成就；我已謀定，也必做成。」（賽四十六10、11）臺灣是非洲的遠方，也是非洲的東方，神如今呼召我作祂要我作的事，祂所籌劃的都必成就；筆者就回答主說：「願你的旨意成就在我身上！」後來，我們就在新加坡訂婚，一年後也在新加坡結婚，然後一同加入差會到非洲宣教。

前往非洲宣教是跨文化的工作，如果一方有感動，而另一方沒有，這樣的宣教路是走不成的。約書亞對以色列的百姓是這樣說的：「若是你們以事奉耶和華為不好，今日就可以選擇所要事奉的：是你們列祖在大河那邊所事奉的神呢？是你們所住這地的亞摩利人的神呢？至於我和我家，我們必定事奉耶和華。」（書二十四15）這裡的「我」是單數，「我家」則包括妻子，「我們」更包括孩子們；「我們必定事奉耶和華」，這是一個屬靈團隊的事奉，而不是單單一個人在作。



我們婚後，當遇到抉擇宣教之路時，通常是二人各自找一個安靜的地方，禁食禱告一整天，求問神的答案，到晚上回來一同核對答案。非常奇妙的，只要我們肯立定心志尋求耶和華的面，祂總是讓我們找著。神給我們的答案都是一致的，不可能一個說東一個道西。

面對困難的處境

一．生活協調

我們的工場在西非利比里亞（Liberia，或譯賴比瑞亞）的班迪土族。一個村子大約九百多人，可能老祖父是村長，他的兒孫們，連同與外面聯婚的親友，加起來就成了一個村莊。所以我們工作的範圍，就是在村子裡面的家庭，夫妻二人的生活與事奉，幾乎每天都在一起，因此二人必須有共同的看見，才能彼此配搭。

當地的人一天只吃一餐，我們若要吃三餐的話，是不容易的，砍柴、燒柴所花的時間很多。有宣教同工的妻子因此說，來到非洲為了煮三餐，幾乎花了整天時間，真吃不消。在非洲沒有水電的地方，就要立志過簡樸的生活，早上只吃麵包，不用燒火，午餐吃水果餐（水果就是神替我們煮好的食物，神調味調得剛剛好），或蔬菜生吃，只有晚上才燒火，或者一次煮很多，放在冰箱（用煤油冰箱）。這些生活細節，夫妻二人也需要彼此協調。



二·家庭祭壇

「孤單」對宣教士來說是很普通的事，當筆者感到孤單寂寞的時候，就是單獨親近神最好的時刻，多半跑到禱告山或在森林裡，開口向神大聲呼求禱告。用自己的母語禱告，不怕人聽到，反正黑人都聽不懂，只要神聽懂就夠了。

但是女性的感受特別大，特別難過。因為班迪土話是沒有文字的，不容易學，所以對筆者的妻子來說，她最大的困難就是找不到談話的對象，沒有辦法吐苦水。其他的宣教士妻子，不是很忙，就是不常見面。特別是我們剛剛到工場的時候，英語也講得不太好，帶給她很大的沮喪。唯一傾訴的窗口，就是藉著寫信，但是在鄉下，小飛機一個禮拜才來一次，收到回信可能是一個月以後的事了。所以作為丈夫的，就要明白妻子的心情，聆聽她的心底話，給她一些回應和安慰。

在這方面，筆者認為每一天抽出一段時間有家庭的祭壇，一起分享交通，是非常寶貴的。宣教工場最大的好處，就是夫妻天天都在一起，沒有地方跑，就算出去也待不久，很快便回來。

三·寫代禱信

寫代禱信是宣教士對外的窗口，宣教士在宣教工場的時候，就好像蘇武牧羊。到了遠方的非洲，代禱信是唯一的管道可以和祖國及摯愛的親友聯絡，所以寫代禱信變得非常重要。



代禱信不單讓在背後支持的團隊對工場的事有所認識，得到眾教會的禱告，勝過一場一場的屬靈爭戰，同時也是夫妻二人一同溝通的機會。有時二人所分擔的事工並不相同，在忙碌的工作中，藉著寫代禱信時回顧事奉的經過，分享苦與樂，坦率的表白在工作、屬靈上的需要，也是彼此認識的機會。所以，不要單單一個人執筆，而是二人一同禱告、思想、感恩，把一切值得分享的事寫下來。

（本文原刊於《大使命》雙月刊第七十九期，二〇〇九年四月，蒙大使命中心允許轉載，謹此致謝。內容按華福中心出版格式及用字原則修改。）

世界華福中心
C C C O W E